

李敖

祸台五十年

● 庆祝十书

3

李敖智慧书



李敖

李

敖

智

慧

书

李敖

祸台五十年·庆祝十书

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敖智慧书/李敖著. - 甘肃:敦煌文艺出版社,
1999.11

ISBN 7-80587-613-4

I.李… II.李… III.评论 - 当代 IV.K3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19572 号

书名	李敖智慧书
作者	台湾 李敖
出版	敦煌文艺出版社
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天水新华印刷厂
规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 印张 100 千字
版次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书号	ISBN 7-80587-613-4/K·122
定价	10.00 元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99-1636



作者简介：

李敖，一九三五年生于哈尔滨，一九四九年到台湾，五十年从未离开过台湾一天。

李氏文笔自成一派，被喻为百年来中国人写白话文之翘楚，发表著作上百余种，以评论性文章最脍炙人口。《胡适评传》与《蒋介石研究集》为其代表作。近作《李敖回忆录》获选为一九九七年最具影响力的书，其续作《李敖大全集21-40》亦跻身畅销书榜。

台湾◎李敖／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李敖智慧书”题辞

佛门人物谈智慧，谈来谈去，全弄玄虚，堕入魔道而不自知；李敖大师谈智慧，全讲实证，“生公说法鬼神听”，生公再世，也要带着鬼神一齐顶礼。今生今世，人类、新人类、新新人类都被思想污染了，王阳明当年说“满街皆圣人”，他错了，其实满街皆混蛋（包括笨蛋、蠢蛋和坏蛋），如何别做混蛋，有赖鸡飞蛋打，李敖智慧书，就教你怎么飞怎么打。

目 录

“李敖智慧书”题辞

为打倒而打倒	(1)
要民主，先丑化	(4)
从假民主到假宪政	(7)
具体骗人与抽象骗人	(10)
政治动物学	(13)
政治数学	(16)
政治撒尿学	(19)
三个臭皮党，诸葛怎样想	(22)
算不算拖拖拉拉	(28)
尊夷王，攘自己	(30)
迷信反共与反共迷信	(33)
武力犯台违反国际法？	(36)
郝大将睡前自祷词	(38)
宣传台独的三个层次	(41)
青天白日的贬值	(44)
从中央到中山	(47)
我说你是你就是	(50)
说你叛乱你就叛乱，说你不叛乱你就不判决乱	(53)
“马上代”与“马屁代”	(55)

老贼小贼皆贼也！	(57)
我们是带黄金来的！	(60)
黄金也有省籍吗？	(63)
金从哪里来？	(66)
我去做李王爷啦！	(69)
为国民党的无知抽样	(72)
“首都早报”的无知	(75)
“自立早报”的无知	(78)
“中时晚报”有所不知	(81)
当上帝掏出打火机	(83)
马克吐温与马克台湾	(85)
恶心到教育去了	(89)
你缴的税，原来孝敬了洋大人！	(92)
不能耙粪，报章之耻	(93)
多揭发黑暗，少追踪黑屁	(96)
雷震回忆录被焚志感	(99)
发还了，又怎样？	(102)
是谁藐视了监察权？	(105)
弹劾了，又怎样？	(108)
周荃哭，邵玉铭应该和她对哭	(111)
施启扬、马英九岂能主持大陆政策！	(117)
自取其辱，才遭开除	(119)
迟来的母亲、迟来的光荣、迟来的儿子	(122)
关于李远哲忘恩负义的对论	(127)

为打倒而打倒

十多年前看过一场电影，叫“寂寞小阳春”（Sweet November），写一个女孩子，身罹绝症，自知不久人世，乃在生命最后的几个月里，每月换一个男朋友，每在月底月初，就把同居的男朋友迎新送旧，虽然上月份的余情袅袅，也要慧剑两断，把本月份的接进门来。这个电影的主题，跟我二十年前，“三月换一把，爱情如牙刷”的主题，不谋而合，我一直欣赏它的洒脱、它的深意。

其实爱情如此，政治又何尝不如此？

一八八七年四月三日，英国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 Sir 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 1st Baron Acton, 1834 - 1902）写信给他的朋友——“英国史学评论”（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的编者克瑞顿（Mandell Creighton），留下了一句千古名言：

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化。（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这段名言，一语道破了政治人物的不可靠性。人一旦成为政治人物，那怕当初是圣贤豪杰、仁人志士，一旦大权在手，就会有权必滥、就会把原来的理想与抱负，丢到权力的脚

下。

挽救这一腐化的法子，不在靠修身，而在靠制度：修身只是个人的自我约束，这是不可靠的，因为它是内在的约束，不是外在的约束，内在的约束成功，我们固然看到像诸葛亮那样的统治者，但是内在的约束失败，我们也看到像金主亮（金朝的暴君）那样的统治者。金主亮一旦出现，我们就吃不消了。所以，根本之计，我们要认定政治人物是不可靠的：我们可以相信他们的日常人格，但是我们绝不相信他们的政治人格。我们必须用外在的约束来约束他们，这种约束，就是制度。

我们要靠制度来约束政治人物，不能靠政治人物的修身来约束政治人物。

所谓制度，是五花八门的。古往今来，在各种政治性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但在这些制度中，我总觉得堵塞性的细节多，断流性的痛快少。因此，我想从根本上，谈谈新陈代谢的法子。

在五花八门的制度约束中，“寂寞小阳春”中的主题，被我想起。我觉得，我们实在该建立一种“定时打倒”的制度，要规定好，在某年某月某一天，我们要把政治人物“定时打倒”。我们要把他出局，出局的目的不是不爱他，而是更爱真理；不是不要他，而是要他全寿全归。爱默生说每个英雄到头来都是讨厌鬼（Every hero becomes a bore at last.），政治人物也是如此。

古代希腊有一种“贝壳放逐制度”（ostracism），由公民投票，把被逐者的名字，写在贝壳上，然后逐出国外，通常是五到十年。大英雄兼政治家，被尊为“正直者”（The

just)的阿里斯太提斯(Aristides),就被这样出局过。在投票前夜,他碰到一个老百姓,这老百姓是文盲,又有眼不识泰山,不知道眼前这位就是“正直者阿里斯太提斯”,他拿出一枚贝壳,请阿里斯太提斯代写名字,阿里斯太提斯问你要写谁,他说我要写“阿里斯太提斯”。阿里斯太提斯不动声色,为他写了,然后问他那家伙是不是得罪你了,老百姓说没有,只是我整天听到正直者阿里斯太提斯、正直者阿里斯太提斯,听得我烦了,所以我要把他赶走,以求耳根清净。

“贝壳放逐制度”的原意是防止暴政,虽然演变结果,有着不少直接民主的流弊,但它在解决英雄讨人厌一点上,那个文盲老百姓的可爱,倒真使我们叹赏。我们中国老百姓不幸,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夜以继日,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总是一些政治人物的名字在使我们不清净、使我们无限厌烦,对他们这些肉麻当有趣,我们老百姓实在该“打倒”他们,这种“打倒”,不为什么,光是“为打倒而打倒”,就够了。他们把持一切,干了那么久,我们就是换换庄、换换胃口,也好啊!就是耳根清净一下,也好啊!我们必须努力建立一种制度,一种专门“为打倒而打倒”的制度,在诸多“打倒”的理由之外,再加上这一本身自足的理由,也是大快人心的。——“每个政治人物到头来都是讨厌鬼”,我们在摇旗呐喊之余,不妨想想这句真理。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五日

要民主，先丑化

“孟子”里有一句话，叫：“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吾何畏彼哉！”意思是说：见那些大倌人呀，可要轻视他们，别给他们唬住了。……为什么要怕他们呢？

这是一个很有气概的提示。可是，事实上，小百姓见到大倌人，心里还是嘀咕、还是畏形于色。荆轲刺秦王，找到助手是燕国勇士秦舞阳。秦舞阳的不良少年纪录是：“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凶来兮到谁也不敢正眼看他。但当行刺时候，他在秦王面前吓得“色变振恐”。“不敢忤视”的，是他小子自己了。这个故事说明了：在万华做小瘪三可以，但临了大场面，一见大倌人，声势就要被夺走、上风就要给占去、裤裆里就要屁滚屎流。小百姓呀总是小百姓！

小百姓与大倌人这种级差，若在专制时代，就没什么了不得；但在民主时代，就有点不得了。因为人与人间的过分级差，是民主的致命伤。民主的特色就是大家接近，谁也不比谁神气活现、谁也不比谁“跣”。——在民主社会里有太多大倌人，对小百姓说来，是一种不祥。

那么要怎么办呢？

要怎样，要用民主的戏路，才能演好民主活剧。民主的戏路很多，两党多党、直接选举、巴力门至上、法院与军队不受政党控制等等等等，这些制度上的民主，已为大家所熟

知。但在制度上民主还不够，必须在习惯上民主，才算到家。要在习惯上减少上下之分、贵贱之别、官民之差、大人物与小人物之悬殊，才算真民主。而这种习惯的养成，就要靠另一面的戏路。

另一面的戏路很多，其中最精采的，该算“以小击大法”。以小击大是鼓励小百姓轻视大倌人，“说大人，则藐之。”使小百姓一再看到大倌人出洋相，来增加小百姓的信心，显示大倌人的人味和乏味，拉近双方，同演民主大戏。

所谓“以小击大法”，就是小百姓要可以丑化大倌人，你大倌人仁义道德，我小百姓就要你男盗女娼；你大倌人威风八面，我小百姓就要你弃甲曳兵；你大倌人不苟言笑，我小百姓就要你忍俊不禁；你大倌人目不斜视，我小百姓就要你贼眼溜溜。……总之，以小击大的结果，就是把大倌人打成跟小百姓同一水平。只有大倌人不高高在上，跟小百姓同一水平，才有民主之可言。否则官在民上，又民从何来？主从何来？

一八〇七年，美国总统杰佛逊在被丑化声中，安详的写道：

我自愿以我本身当作一项伟大试验的题目，为了要证明，一个政府，如果站得正、得民心，甚至舆论丑化它，也打不倒它。

相反的，丑化正反映出言论自由，在杰佛逊的容忍下，他被骂做小偷、懦夫、诈欺犯、邪教徒、铸假钱者、伪造文书者、离经叛道者、不信正教者、导人不义者、霸占孤儿寡妇

者。……虽然这样，杰佛逊仍旧一声不响，仍旧开放心胸和言路，让人丑化他。他知道丑化声中，民主会变得美化。——大倭人为什么要怕丑化呢？如果你是猪八戒，没人丑化得了你；如果你不是，真金不怕火炼，又怕什么呢？

看民主，不在堂皇的宪法；找民主，不在庄严的议会；测量民主，不在摩拳擦掌的斗争。民主的真髓，表现得不该这么复杂。民主本身，不仅是一种制度，而是一种信仰、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普遍的方向与目标。达到这种方向与目标的起点，不是教条、不是训政、不是规范、不是“作之君、作之师”，而是开放言论，摊出箭靶，让小百姓一阵臭骂、一阵臭骂、又一阵臭骂。只有任由小百姓丑化的大倭人，才配行民主；只有敢于丑化大倭人的小百姓，才配谈民主。否则的话，一切都是民主假戏而已，我们别信它！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二日

从假民主到假宪政

“民主宪政”四个字，本是国民党的口头禅，以一九六八年蒋介石“民主和伦理的结合”讲词为例，一篇讲词中，反复“民主宪政”四个字，达十三次之多，重点所在是：“人人不仅成为在民主宪政体制中受益的客体，而更是推动民主宪政、恪守民主宪政、发展民主宪政的主体。这样才是健全的民主，足以防止和挽救一般民主制度所可能造成的偏差与流弊。”

蒋介石这段话最令人惊异的，是他掌权几十年中，从无民主之实，却还大言不惭地侈言“防止和挽救一般民主制度所可能造成的偏差与流弊”，这种无耻，已到了滑稽的地步。别以为蒋介石这种大言不惭只是偶一为之的，事实上，他这种民主流弊论，早就慨乎言之。一九六二年，他在“复国建国方向和实践”里讲道：“固然我们应该‘以更多的民主，去革除民主的流弊’（总理语），但是也必不可能以一味讲民主来取胜，更不能为一般利用民主之名行反民主之实的人所胡闹，而驯致迷惘无主。”这段民主流弊论，就是蒋介石对民主的基本态度。

有趣的是，蒋介石这里引“以更多的民主，去革除民主的流弊”并说是“总理语”，其实这绝非孙中山的话，乃是美国前纽约州长史密斯（Alfred Emmanuel Smith）一九三三年

六月二十七日演说中的话。原文是：“All the ills of democracy can be cured by more democracy.” 蒋介石全弄错了。

在蒋介石弄错以后三十四年，蒋介石的徒子徒孙又在台湾大喊“民主宪政”的口头禅了。这回不但徒子徒孙们自己喊，连“美帝”的媒体也跟着喊了。今年五月二十日的“新闻周刊”甚至以李登辉为封面，甚至以“民主先生”（MR DEMOCRACY）一字印在他脑门顶上，流风所及，好像蒋介石的徒子徒孙真的搞起民主来了。

事实上，真正认清蒋介石徒子徒孙的人，绝不相信这种“民主先生”带出来的民主是真民主。因为就是这位“民主先生”，他带头坐拥上千亿的国民党独占资源与资产、坐拥千百种小朝廷的名位与名器，坐拥千千万万的选举桩脚、坐拥千千万万金牛和黑道的威胁与利诱，在垄断三家电视台、干扰司法独立与治安中立的运作下，最后巧取豪夺了百分之五十四的选票。这种“民主先生”的作为，十足给“民主的流弊”做了响当当又血淋淋的活证。这种民主，绝非真民主，而是令人哭笑皆非的假民主。

不过，如果蒋介石的徒子徒孙有所觉悟，知道一点“逆取顺守”的道理，从而在假民主中寻找真宪政，也算争权夺利后的高杆。但是，像“民主先生”这种“控固力”头脑的人，他们做得到吗？甚至中国式“逆取顺守”的真义，他们的日本式头脑也未必觉悟得到吧？

“逆取顺守”是汉朝大臣陆贾的理论，意思是说，你得天下不以正，但治天下应以正，这样子对你好，这样才是“长久之术也”。若得天下后还是老毛病不改，则继假民主之后，必然快速进入假宪政状态。而李登辉这个人呢，他在选

举以前，搞的正是假民主；而在就职以后，搞的正是假宪政。

照“中华民国宪法”前言所定，宪法之基础，乃是“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但孙中山的遗教驳杂混乱，因此在制宪时，被张君勱等民社党人大动手脚，使遗教羊头狗肉化，羊头狗肉化是挂孙遗教的羊头，却卖现代宪政的狗肉，这一手脚，给了中国宪政生机，却也留下不少解释上的乱源。例如照孙遗教所说，立法机关明明是“治权”机关，但狗肉一番后，立法院变成了国会，早已没有“治权”机关的影儿了。至于总统的权力，根据张君勱等制宪的原意，它的权力是收缩式的，而不是扩张式的，且严格受“公布法律、发布命令，须经行政院院长之副署”等限制，这是很内阁制的规定。不幸的是，自蒋介石到李登辉，当上总统，就拚命扩张式的夺权揽权，不但侵行政院长之官，且侵立法委员之权，今天李登辉一新任就闹出“著毋庸议”的侵权事件，显然是对宪政最无耻的褻渎与冒犯，充分证明了他毫无“逆取顺守”的智慧，台湾的宪政又一次由假宪政开始，已经毫无可疑了。

从假民主到假宪政，整个的过程，原来就如此这般。看到了这样子的假民主与假宪政，我们还敢相信“以更多的民主，去革除民主的流弊”吗？我们真该好好想想了。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四日